

2023 紀州庵春日小旅行——王盛弘〈高尾山紀事〉延伸創作準備活動

壹、2023 年春天我在紀州庵遇見.....

一、學習任務：

第二學月，我們將閱讀王盛弘〈高尾山紀事〉，這是一篇精彩的散文，作者以清麗的筆法描繪景點之餘，也加上與景點相關的知識說明，同時更融入個人行走其間的觀點。

請模仿王盛弘〈高尾山紀事〉的寫作架構與素材運用，以到訪紀州庵沿途所見，和參觀紀州庵的所思所感與聯想為主題，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創作一篇完整的散文，題目自訂，文長 1000 字以上。

(一) 上傳日期：112.04.02(日)晚上 10 點以前。

(二) 上傳位置：如左圖

(三) 檔名範例：一射 01 王忠美

(四) 紙本繳交：112.04.06(四)早上 8 點以前

(五) 檔案格式：

(六) 標題：16 號，微軟正黑體，置中，粗體

(七) 作者姓名：12 號，標楷體，置中，與前後段距離 1 行 /

範例：一射 01 王忠美

(八) 內文：12 號，新細明體，單行間距

如果一行只有一、二個字，請進行縮排。



一忠上傳位置



一射上傳位置



紀州庵本事

二、活動說明：

(一) 同安街紀州庵文學森林，是台北市文學活動的地標。也許是聽演講、逛書店、看展覽，也許在森林小徑彳亍、吹風、聽鳥聲，或在日式老房子的大廣間榻榻米上閒坐，不同的季節，不同的光影，來一趟紀州庵總是能洗滌心靈，喚醒生活的遐想。

(二) 經過社區整體營造，在往紀州庵安的路上，腳邊的磚道鐫刻當代作家的錦心佳句；隱身在巷弄的風景訴說著居民對文學的想像，讓人忍不住按下快門。

(三) 請走進時光隧道，在古蹟離屋裡寫下自己的感思，並加上你所拍的照片。：

1. 撫觸建築今昔的歷史，想像當年料理亭喧囂熱鬧的風華，神風特攻隊餞別的悲壯
2. 流連在春風雲影中，體會時光的流轉，在木質的長廊，想像作家王文興幼年在此的生活狀貌、後來午後獨坐思索的神態，
3. 從「當代作家常設展——我們的文學夢 10 年特展」，走進 10 年來，114 位作家在紀州庵 122 場講座，從集結成書的側記及影片精華版，了解作家，聽聽他們朗讀作品的聲音，享受文學精華的時光。

(四) 進入北一女的第一个春天，老師希望帶著大家穿街走巷，踏查春光，同時也希望大家透過相機、筆記，紀錄沿途所見、所思、所感，學習王盛弘〈高尾山紀事〉的寫作模式，創作一篇完整的散文，紀念燦光彩影中的青春歲月。

三、參觀學習單

1. 請根據網路、講義、影片的資料，用 200 字介紹紀州庵。

料理亭到
文學森林

2. 請條列離屋的建築特色。<https://blog.xuite.net/liwen2010/blog/215086604>

3. 對於「當代作家常設展——我們的文學夢 10 年特展」，我的心得或感受是：

4. 請逛一逛紀州庵新館，看看它移由外到內有甚麼特色？看一下裡面的餐廳都賣些甚麼？找一本你喜歡的作品，讀一段文字，並且紀錄書名、作者、篇名，綜合以上寫下你的感覺。

--

5. 同安街通往紀州庵人行道上的地磚上，刻有二十三位作家的詩文截句，請拍照，並且把詩文記錄下來，同時找出最有感的那一則，寫出原因。

(1)作者： 篇名： 詩文：	(5)作者： 篇名： 詩文：
(2)作者： 篇名： 詩文：	(6)作者： 篇名： 詩文：
(3)作者： 篇名： 詩文：	(7)作者： 篇名： 詩文：
(4)作者： 篇名： 詩文：	(8)作者： 篇名： 詩文：

我最喜歡的是：

因為：

6. 請拍下沿途美麗的、印象深刻的.....風景，紀錄拍攝地點與名稱，為它們寫一段文字。

--

7. 請總述今天的所見所思。

--

一年 忠 班____號 姓名：_____

貳、紀州庵的前世與今生

一、紀州庵的位置

紀州庵，同安街 107 號。古亭捷運站 2 號出口出站後，沿著初始逼仄，步行空間狹窄的同安街，往水源快速道路方向走，到街尾可見一座天橋，天橋旁榕樹林蔭處，就是紀州庵。登上橋眺望，新店溪自公館方向溶溶洩洩而來，在中正橋前後轉個彎向萬華方向而去。紀州庵傍著新店溪，卻不見水長天闊，侷限在堤防內，隨著快速道路疾駛的車輛，流晃著歲月。

二、作家筆下的紀州庵

- (一) 舒國治《水城臺北》：「君不見前幾年才因火焚而毀的同安街底（緊貼水源路）那一兩幢二層黑色木造日式樓閣房子，顯然六、七十年前建之於此，何嘗不畏於水淹，實是為了憑臨河岸眺賞水景之怡心悅目也。」
- (二) 王盛弘《十三座城市》：「紀州庵是日據時代料理屋，原址原有八家，目前僅存一家，旁有民宅一戶，居住環境很簡陋；我透過鐵皮圍籬窺看建物內部，那態勢並非等著要維修，而根本就是放棄了，任其毀損、隳壞，好像不肖兒孫對待癱瘓老人家，只差沒有動手了結脆弱的生命跡象。」

三、日治時期紀州庵是著名的料理亭

(一) 以家鄉命名的料理屋

1895 年（清光緒 21 年，明治 28 年），來自日本關西和歌山地區的年輕人平松德松，與岳家的場喜兵衛和他的妻子，隨著日本軍隊來到這個陌生的海島。1897 年，平松德松在台灣第一份事業：「紀州庵」開業。紀州在日本和歌山縣一帶，位於紀伊半島、大阪市南方、關西地區南端，以關東料理為主，並沒有代表的料理，平松可能想藉由「紀州」一名來緬懷自己的故里。「紀州庵」本店位在若竹町，約在今天西門町南側，貴陽街與長沙街之間，離西本願寺不遠。

(二) 平松家族

平松家族自德松起，在台灣共計三代人。平松德松的岳家姓「的場」，家族的家業為「大工」，有相當的建築經驗，因此隨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來台。平松德松在台灣 50 年，育有四子。除了本業料理屋之外，德松的四子勝治也曾經經營台灣帝國大學餐廳。平松德松喜愛欣賞日本藝妓的舞蹈表演，也熱愛拍照，為紀州庵演變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老照片。

(三) 城南紀州庵的發軔與臨水岸的建築

平松家的料理屋經營蒸蒸日上，平松德松決定在川端町（位於今日金門街到廈門街之間，汀州路以南至新店溪畔這個範圍）成立紀州庵支店，這是今日城南的紀州庵發軔之始。

新店溪畔的「紀州庵支店」，是一座兩層木構茅草屋頂餐廳，二樓約與土堤頂等高，以數座木橋連接，稱為本館。隨著經營逐漸起色，陸續興建與本館東側相連的二層樓木構建築，屋瓦也改磚瓦。新店溪畔除了紀州庵外，還有新茶屋、清涼亭、馬屋支店、樂水、清月等料理屋；當河畔飲宴休閒的風氣逐漸形成後，平松家族向東購併鄰地外，並翻修料理屋。在妻弟的場雄吉協助下，1927 至 1928 年間改建本館，且擴大營業規模，新建離屋與別館。

1. 本館

本館樓高三層，地面層為鋼筋水泥造、二樓與三樓為木造，前者為料理屋幫傭與平松家人住處，二樓是主要出入的門面，以水泥橋連接堤防頂，以石材裝飾橋面，為主要迎賓通道；家人與服務生由本館東木橋進出。二樓包含客室、帳場、調理場與平松家族的居住空間等。

三樓為東西長、南北向略窄的大廣間（中間不落柱的開敞空間），約有 100 疊榻榻米（50

坪），兩側各有二間寬（約 3.6 公尺）之走廊，整個建築物突出在河岸堤防上兩層高，從三樓眺望，可見新店溪沙洲上的秋芒、堤外跑馬場與遠方水源地（今公館），整個河岸水景盡收眼底。

2. 離屋：今日紀州庵僅存的建築物

在本館背向堤防的一側，以過廊連接的是一層樓的「離屋」，為南北長、東西窄的長型空間，可用拉門區隔成五個小的空間，拉門去除後，是約 60 疊榻榻米大小的廣間。在這個沒有自然美景的飲宴空間，平松家創造了別具風味的飲宴環境，除了頗具特色的扇型窗，西側（同安街）營造水池，周圍遍植松樹、山茶花、榕樹、杜鵑，而離屋東側（今離屋至停車場間草坪）則以一個開闊的草坪空間，讓整個視覺延伸，從兩側不同的空間景觀，創造了飲宴環境的不同風貌。

3. 別館

紀州庵料理屋以竹木混編的柵欄圍繞，庭院邊緣種植各式喬木、灌木，且布置了大小不一的山石與兩座木構的涼亭，除具景觀功用外，也作為戶外大型宴會的場所。庭院東側興建了「別館」，內分兩個客室，各約 20~30 疊榻榻米大小，為招待貴賓使用，為消費等次較高的客室。

(三) 營業項目與狀況

紀州庵的飲食素材與新店溪息息相關，其特色料理之一就是隨時節供應的香魚（鮎子一弓ノ魚）料理；同時也兼營貨船（出租小船），以及貨網（出租網具）。此外，平松家擁有「屋形船」（3~4 艘，每船約乘 30 人），來客可於船上飲宴，並一邊捕撈鮮魚作料理，服務生與藝妓也會隨船服務。待客船返回紀州庵後，客人下船再入店內洗浴，然後繼續召宴。

夜晚是紀州庵最熱鬧的時分，來客絡繹不絕，最繁盛的時期約有女服務生 30 名，廚師 3~4 名，另有船夫和撈魚人各 3~4 名，忙碌之時另聘臨時雇員，飲宴當中亦可召藝妓共歡。

(四) 平松家族退場，紀州庵逐漸被遺忘

平松德松將紀州庵本店委由長子泰藏、三子重雄經營；二子榮和四子勝治協助分店經營，1937 年至 1938 年間長子泰藏去世後，家族事業重心逐漸遷徙至支店，本店也在 1939~1940 年停止營業。太平洋戰爭期間，庭園和建築因為城內醫院遭美軍轟炸毀損，成為暫時安置傷患的處所。1945 年，日軍戰敗，紀州庵又臨時地作戰後未被遣送回國的部分日人暫居所。風光一時的紀州庵也隨著平松家族離開而逐漸被人遺忘。

四、國民政府時期：隸屬古亭區

(一) 官舍、宿舍集中，王文興在成長的住所

台北城南日據時代由於鄰近政治中心與台大、師大，成為官舍與宿舍集中的區域。至今在福州街經濟部附近仍有包含台大校長宿舍的一大區日式宿舍群。南昌路的陸軍聯誼廳，日據時期是「軍司令官官邸」，光復後作為陸軍總司令官邸，此外，鄰近牯嶺街上有何應欽將軍的故居。

光復之後紀州庵為省政府合作事業管理處與社會處的員工眷屬的「第一宿舍」，這也就是小說家王文興在台北成長的住所。

(二) 空間的改造

從料理屋轉變為宿舍，紀州庵區分成三個地塊，一是本館與離屋：居住戶數多、分割的單元小；二是別館：分配的職等高，每戶單元面積大、獨門獨院的住宅；三是光復後增建的磚構平房。



庭院裡的矮叢，慢慢長成遮蔭的大樹，夾在某戶人家的圍牆裡頭、不見天日的後巷或者是門戶左右，也因為長時間作為宿舍，周邊土地始終沒有私人化，闢建新的住宅公寓，也保留了戰後某些時期的居住文化。在這樣空間裡頭生活、成長，對於日式空間都有特殊的記憶，一如必須踏上大石頭或階梯才能進到房子、要適應拖拉式門、室內室外鞋有嚴格區分、小孩子鑽到房屋基礎玩躲貓貓等等，作家王文興就曾提到，由於宿舍天花板以上的空間是連通的，半夜往往會聽到貓捉老鼠的追逐腳步，乒乒乓乓地從這一戶的天花板到另一戶的天花板。

(三) 河岸休閒場所

在日據時期，紀州庵鄰近的廈門街與川端橋（今中正橋）一帶，已是重要的休閒場所，除了料理屋之外，也是戲水休閒的地方，從平松家經營的出租小船可見一般。光復之後，新店溪在廈門街底往東到紀州庵的這一段河岸，仍是市民平日休閒重要的去處，如「螢橋游泳場」。按照舒國治在《水城臺北》的描述，遊人可搭 5 路、13 路、18 路公車，過螢橋與萬新鐵路來到新店溪畔，或可租一席帆布躺椅，欣賞河景，或在河畔的「廣寒宮」聽聽反共歌曲、流行歌曲。

(四) 從水岸的舞台謝幕與祝融之禍

這樣的休閒環境隨著都市擴大，河川水質污染淤塞、主要取水區往上游的新店、烏來轉移，中正橋下這一泓淺淺的水潭很快地就被更上游的碧潭取代，失去原有的親水性與水岸活動。防堵性的堤防越拉越高，展示科學計算的 200 年防洪線，原本只一層樓高便可跨越的堤防，轉眼拉高到三樓高，紀州庵被淹沒在新興的公寓大樓當中，黯然地從水岸的舞台上謝幕。

1996 年一場大火，「本館」的三層樓建築完全燒毀，居民搬移到「離屋」；1998 年，東側的「別館」也慘遭祝融，近乎全毀，住戶便直接拆除殘骸重建。紀州庵主要建物僅剩下屋頂漏水問題嚴重、樑柱有腐蝕情形的「離屋」，這塊最後的拼圖，讓人們得以摸索它曲折的命運。

(五) 社區營建與保護老樹

空間的保存往往暗示了儀式活動的延續、共同文化記憶的再活化，甚至勾喚過去共同勞動、生產的記憶，社區營造與文化資產保存，也意味著社區內人群關係的變化。

2002 年底，紀州庵周邊正計畫按都市計畫開闢停車場與道路，當地居民邀請台北市第一任文化局長龍應台前來踏勘道路用地上的老樹，希望藉由老樹的保存而暫緩整個進程。當時居民對紀州庵背景僅從社區耆老口中聽聞而來，對於料理輝煌過去所知有限。停車場動工後，卻引來社區居民的反彈，主要是拆除過程的粗糙、完全忽視老樹各項保護措施，在各方輿論壓迫下，停車場被迫從原先規畫的 50 多個車位，縮減為 28 格。

(六) 城鄉所學生重現紀州庵文學歷史的場景

2002 年底，台大城鄉所碩士班學生對台北市中正區內環境特有的資源進行調查，意外獲知小說家王文興 8 歲至 27 歲間曾居於此，並從其小說《家變》的場景，找到了紀州庵的原型。這項發現讓城鄉所學生對小說、散文裡時空閱讀的想像拉入一個真實具體的場景，不僅是《家變》、余光中記述廈門街舊居生活印象的〈聽聽那冷雨〉、〈伐桂的前夕〉、〈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也曾經是社區生活的場景。自小在此生長的房慧真，也在作品《小塵埃》與《河流》中寫到晉江街的城南回憶。此外，在台灣文學出版史上不可磨滅的「爾雅」、「洪範」出版社，就在紀州庵不遠處的廈門街 113 巷，這些文學作家與出版社宛若鄰居一般親密的空間關係，似乎隱隱描繪了另外一些故事。

由於小說文本的描繪，打開了紀州庵保存重要的新路，從對都市綠地想像保存的「同安森林」

（同安街上的老樹群），轉化成為「台北文學森林」，藉由與文學連結，保存運動與文學出版與藝文界連結。紀州庵在 2004 年成為台北市定古蹟，周邊有 10 株老樹列為台北市受保護老樹。

(七) 讓文學化作社區發展的擺渡者

從最早「同安文化森林促進會」乃至於後來的「台北城南水岸文化協會」（以下簡稱協會），社區居民犧牲上班外的時間，關心社區的議題、舉辦活動。互不認識的鄰居，因為古蹟保存而連結，最後對台北市的水岸空間起了作用，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協會在 2005 年邀請了余光中、王文興與隱地等幾位文學界重量級的作家來到社區，參與「音樂與文學相遇在紀州庵」的活動，透過當時市長政策的宣示，確立紀州庵將來作為台北重要的文學空間發展。協會同時擴大關注社區與水岸環境的連結；對於居民而言，在探索紀州庵的歷史中重新找到了社區與河岸曾有的緊密關係，包含視覺景觀與休閒生活空間的兩種意義，透過紀州庵的修復，期盼能跨越堤岸水泥高牆的圍閉，重新找回屬於人與自然環境的連結。

2011 年，臺北市政府文化局因城南豐厚的文學歷史，寄予「紀州庵」成為臺北市第一個以文學為主題的藝文空間，在古蹟旁建立新館，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經營，以「紀州庵文學森林」為名，進行各式文學的展演與推廣活動，2011 年 12 月 24 日正式開館；市定古蹟紀州庵離屋，則於 2014 年修復完畢，5 月開放對外營運。



◆王文興《家變》：

藉主角范曄自我成長的回溯，描寫生命個體與其起點——家的關係。小說自范曄父親出走開場，接以范曄成年前、後兩條脈絡展開尋父與自我溯源的歷程，述寫年輕一代對上一代的感情變化。全文在愛、罪與良心交織的思索中，刻畫中國家庭倫理結構下的心靈圖像。

一個多風的下午，一位滿面愁容的老人將一扇籬門輕輕掩上後，向籬後的屋宅投了最後一眼，便轉身放步離去。他直未再轉頭，直走到巷底後轉彎不見。

籬圍是間疏的竹竿，透視一座生滿稗子草穗的園子，後面立一幢前緣一排玻璃活門的木質日式住宅。這幢房屋已甚古舊，顯露出居住的人已許久未整飾牠：木板的顏色已經變成暗黑。房屋的前右側有一口洋灰槽，是作堆放消防沙用的，現在已廢棄不用。房屋的正中間一扇活門前伸出極灰的三級台階，階上凌亂的放木屐，拖鞋，舊皮鞋。台階上的門獨一的另裝上一面紗門。活門的玻璃已許久未洗，而其中有幾塊是木板替置的。由於長久沒人料理，屋簷下和門楣間牽結許多蜘蛛網絡。

「你看到爸爸了沒有？」

無回答。

「你看到爸爸了嗎？」片晌後，她再問，她白棉俟的細髮下憂傷的眼睛注望過來。

他抬起頭，把書放下

專訪封德屏 http://rambletaipei.blogspot.com/2016/03/blog-post_11.html

紀州庵文學森林》建築 X 記憶·復甦日治光景の恆久挑戰！

<http://www.housearch.net/to/read?id=398>